

# 野史

四十

上杉景勝 第一百一十四卷 武臣列傳

庫	文	閣	内
二六九	一〇〇	一四	和書類
函	冊	號	

和書 一〇二四號

内閣文庫	
番號	和 10214
冊數	100(42)
函號	269 36



Kodak Gray Scal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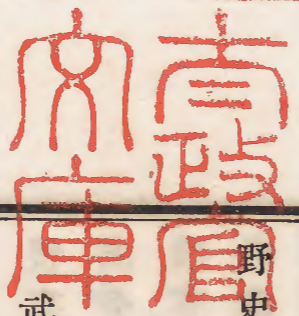
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



© Kodak, 2007 TM: Kodak







野史卷一百一十四

武臣列傳第二十二

上杉景勝 直江兼續

飯田忠彦 修  
男 文彦 訓點  
竹中邦香 校

上杉景勝。彈正大弼輝虎入道謙信嗣也。父長尾政  
景。娶謙信姊。生景勝。初政景與謙信同族。殊居野尻  
城。欲滅謙信。再回。謙信竊謀之。宇佐美定行。定行誑  
政景。或作戶次。圖右。衛門。欺政。景云。浮船于野尻城外湖水。穿船底。  
脫楫。水溢船。政景定行並溺沒。謙信養景勝。且盟讓。

野史卷一百一十四



與春日山城。不遺長尾氏云。武家譜、景勝初字喜平次。藩翰甫年十一。喪怙。自悔愧父悖義。欲報謙信厚誼。每給事左右。十四歲時。謙信臣深澤某。九鬼某有罪。並勇且剛。景勝受命。併斬二人。謙信感賞。盡予政景遺邑。每軍旅。從有功。藩翰永祿季年。謙信與北條氏康行成。養氏康子。是曰景虎。景勝不悅。謙信預議後事。割越後及越中半國授景勝。以能登佐渡。予景虎。令居春日山次郭。景勝居三郭。迨謙信疾發。畠山義春竊迎。入景勝於牙城。侍謙信病。盡擇爪牙之士。更爲門者。及疾篤。遽召景虎。景虎欲入城。門者拒禦。

不納。既而謙信卒。左右皆謂景虎在郭門。直擊之。容易而已。衆皆領可。景勝曰。彼與謙信有約。隙自我不可啓。尋景虎自焚第。走憲政北河館。

○武邊咄聞書云。景虎犇館野城。憲政亦聞變。赴之。與北城長國俱據守。○或云。是時縱銃迭相鬪爭。景虎勢屈終走。

北城長國北城城主。兼爲厩橋城代。爲人剛勇。聞亂。令其子彌五郎守厩橋。馳抵春日山。諫景勝曰。君與景虎兩雄相爭。則信長狙覷必來侵。掠奪郡國矣。如然則先君多年功業。一時灰燼。唯願以越後上野予



景虎。君取能登越中。伐加賀越前領之。不亦可乎。景  
勝忿曰。汝誑我弭兵。引相兵。欲為景虎援臂哉。我決  
不見欺。長國弗悅。而謂豎子何言哉。我不死則汝輒  
不遂志。拂衣去。屬景虎。屢出兵與相挑。景虎每鬪不  
利。長國招彌五郎於厩橋。促上野兵來戰。勢頗張。國史  
實錄甲陽軍鑑。長國入兵于坂戶城。將取愛宕山。愛宕山險  
峻。與春日山相聳立。景勝先使姊夫義春守之。義春  
亦勇武。善保之。武邊國人亦各樹黨相搏戰。越後  
大亂。織田信長窺隙。遣佐久間信盛于加賀。前田利  
家于能登。柴田勝家于越前。狙之。神保長治嘗治越

中。於是信長使佐佐成政伐長治。悉擊平之。軍鑑景虎  
亟乞援于相摸。氏政亦遣使乞兵於甲斐。是冬。武田  
勝賴率兵二萬納景虎。景勝臣齋藤朝信廻計。因長  
坂釣閑。跡部勝資各贈南鐐銀二千枚。亦賄銀一萬  
枚於勝賴。且以上野田。謂事就請以國屬焉。勝賴不  
顧姻家之親。聽景勝所請。乃發兵于越後。軍鑑北條  
○松窓漫錄。甲陽軍鑑。並作賄金賺勝賴。景虎死  
之後。  
天正七年正月。松窓漫錄作景勝夜擊長國。長國及  
士卒防禦。走府中城。荻田主馬途刺長國殪之。景虎





勢撓。

○武家譜云。長國聞變曰。豎子爲何事耶。乃馳赴越後。途爲荻田主馬被刺死。○武邊咄聞書。翁草並云。天正七年二月。爭戰未止。坂戶城也。在愛宕山下。長國每夜來警之。黎明歸館野。義春部下荻田主馬與二三士出。俟其歸于蓮池。進刺之。長國歸城而死。

四月。甲援兵到越後。景勝携之。夜襲北河館。先是憲政爲景虎乞和於景勝曰。舉國屬景勝。令景虎歸小田原。而弗聽。於是憲政欲修交和。出中銃而斃。景虎

勢盡自殺。氏政發江戶。葛西。河越等兵赴援。踰碓氷嶺。聞景虎死。不及而罷。實錄。逸史。

○藩翰譜。松窓漫錄。並作景虎自殺于鮫尾。○甲兵及相兵赴救。相兵自坂本驛。與越兵戰而歸。

佐久間信盛。前田利家。佐佐成政等。屢侵伐加賀。能登。越中。迨天正九年。能登國人温井景隆。三宅長盛。遊佐美作守。越中人石黑左近。寺碕民部左衛門等。來納款。東國太平記。二月。景勝遣兵略越中加賀。一向僧徒舉兵應之。信盛擊走之。又出兵於小井手城。在越中。成政及神保長治罷兵而歸。景勝亦戡兵。織田家譜。東國太平



記。是冬。與武田勝賴有違言。舉兵相伐。逸史。景勝臣新發田治長以城畔。東國太平記。○武邊唯聞書云。天正十一年十月。治長畔。與伯父道壽據新發田及五十。天正十年。柴田勝家與成政。侵入越中。森長一從大田切口。瀧川一益從三國嶺。四月。勝家等攻魚津松倉二城。景勝先使上條義春援魚津城。義春驅到宮碕。與敵戰。獲首三百餘級。河田親章出松倉。與義春俱斫敵營。入魚津城。東國太平記。景勝以直江兼續為先隊。抵天神山布營。屢與敵相挑。連戰不決。五月。一益踰三國嶺。長尾政勝等與戰。克之。敵走入猿原寨。是夜又襲擊之。甘糟景持與森長

一戰于大田切口。克之。長景連與長連龍。戰于棚木。不利。至六月。景勝拂陣抵關山。勝家遣人於魚津。乞和。強而後可。成政進攻羅郭。親章等殺質子而自殺。軍鑑。東國太平記。城陷。既而聞信長凶訃。皆棄壁而去。信濃大亂。國人真田昌幸。依田信蕃等來降。景勝為之應援。因欲併甲斐信濃。景勝率兵抵野尻。藤田信吉亦降。進將入海津城。令上條義春先發。北條氏直帥師五萬五千。軍境上抗衡。初海津守將高坂昌貞。與昌幸信蕃等來歸。復皆背附氏直。景勝諜知敵情。又探得昌幸報昌貞書。乃執昌貞。併其妻孥。殺之。以兼



續爲先鋒。出陣園平川。令村上國清等率一隊。屯筑  
摩川犀川。令義春守海津城。自陣丸山。二十八日。氏  
直使昌幸爲前鋒。濟筑摩川。待報。景勝遣人送昌貞  
首。且請戰。氏直懼不戰而去。東國太平記、逸史、河中島四郡  
悉平。置戍于海津。榎島。長沼。飯山。還師。東國太平記、壤鑑、十  
月。巡視新發田。回師于春日山。天正十一年四月。伐  
新發田。東國太平記、天正十二年九月。羽柴秀吉伐越中。  
使妙樂寺。越後柏碕、日蓮徒、及木村秀俊爲行人。送盟書於  
景勝。謂曰。成政屢作亂。我將伐之。請勿援。景勝諾。謂  
秀俊曰。去年爲成政所陷。魚津。死難者多。我嘗欲滅

之。未得與渠戰。越中者自我父祖所領。欲擊復之。然  
今新受命。更侵之。則似與秀吉相爭。雖然。我不及一  
戰。舉國附秀吉。似莫武。請看我急伐渠。以備上國之  
患矣。十月。自督騎兵八千入越中。攻宮碕城。一舉拔  
之。進縱火於滑川。回軍。謂秀俊曰。足下今如所見。屠  
富山城。爲不難。然因秀吉所請。以功讓之。親好之事。  
他日應報。藩翰譜、東國太平記、先是謙信欲平佐渡。曾根。片山。  
葉持。河原田。四氏。世爲土豪。四分一州有之。初謙信  
通四氏。景勝嗣立。曾根。葉持屬景勝。爲內應。故景勝  
遣兵。擊片山河原田。滅之。於是徒曾根葉持於越後。



予食邑。取佐渡爲厨料。是以家最富饒。武家譜十三年四月。秀吉擊佐佐成政下之。五月。親自率石田三成。木村秀俊等三十八人。抵越水。東國太平記作鹽水。城下。遣使謂主將須賀修理曰。爲見上杉殿。木村秀俊今到。于此。請先通名。修理乃設客館於城下。赴見。秀吉言曰。我實秀吉也。欲見景勝。宜爲鄉導。誘我於春日山。修理對曰。臣雖不肖。不能直致。秀吉曰。然則汝試問景勝。修理邀入秀吉於城中。饗待之。是時景勝欲攻新瀉城。抵蒲原郡。聞秀吉入越中。而謂秀吉已雖通信。人心反覆不可測。率兵八千六百。入糸魚川城。距越

水不遠。修理馳入報狀。且曰。君設欲討渠。則臣速計焉。景勝曰。今天下擾亂。秀吉苟弄權柄。經歷數州。戰鬥之間。賴前盟來請見。是有以我爲信義也。今討彼雖容易也。我亦愧多年武名。消滅于此一舉。不如與渠結和親。如不果。則令彼遣歸。他日更起兵。應決雌雄。乃率直江兼續。藤田信吉。安田順易等十二騎。六十餘兵。適越水。設賓主禮。謁秀吉。秀吉與屏語二刻許。侍座者三成兼續而已。黃昏秀吉發越水。徹夜歸富山。東國太平記藩翰譜。七月。真田昌幸乞降。且求援。景勝使沼田攝津守。安田順易。本莊豐後守。及信濃兵六千



五百赴援。陣上田尼淵。昌幸大悅。送其子幸村爲質。自督步騎九千。屯小野山。分兵於諸處。與東照宮軍戰克之。實錄、藩翰譜景勝亦分兵攻杉原。在越後迨九月拔之。十一月。藤田信吉與新瀉沼垂代官玉木屋大隅。若狹屋入道常安謀。遂拔新瀉沼垂二城。皆新發田附寨也。東國太平記、藩翰譜十二月。秀吉使木村秀俊以重幣來。兼賜群臣。諭以入覲。景勝忻然聽命。藩翰譜、逸史先是東禪寺右馬頭。暴戾侈虐。士民困窮。以愬最上義光。不果。來訟之。景勝使本莊繁長赴擊之。右馬乞援于義光。小國城主小池因幡守者。景勝統下也。聞繁長

伐大山。欲効己功。率兵行募土民。攻義光所管薇野城。拔之。右馬姪濱五十川城主佐久間兵助聞。薇野陷。天正十四年四月。來攻之。退入尾浦城。五月。繁長入莊內。圍大山城。右馬欲邀擊之。出千安十五里原。中途土寇群起。要前後。右馬忿擊斬戮。進抵千安川。入越軍。擬土民。狙繁長。進斬繁長。一刀忽遇殺。於是莊內三郡。爲景勝之有。景勝使繁長入道雲林齋爲大山城主。頒兵戍大梵宇。尾浦。田尻。觀音寺等城寨。尋繁長聞義光有事于山北。欲侵略最上領。乘二百餘艇。發酒田。溯最上川。攻東根城。城主東根小二郎

新編  
關原  
戰記  
卷之  
十一



歲十八。奮勇禦戰。銃喊響四隣。田村介左衛門自長  
 瀨赴救。繁長子勝重與戰死之。士卒多死傷。初發也  
 五千餘。歸途善屬者百人不足。與初永慶軍記是月。景勝發  
 春日山。關白秀吉使秀俊邀之。景勝途戮河田攝津  
 守。攝津守者近江人也。有戰功于宮碕。秀俊以告秀  
 吉。秀吉哈以近江半國勸反。景勝探聞。抵敦賀。竟戮  
 之。東國太平記尋朝京師。秀吉命定本圀寺為旅第。是夜  
 親抵旅第。勞遠來。勸盃爵。明日景勝詣聚樂。秀吉待  
 之甚厚。為奏請。叙從四位下。任左近衛權少將。兼彈  
 正大弼。藩翰譜、逸史、東國太平記

○或作是時任參議。按公卿補任。武家補任。景勝  
 任參議。並係天正十六年。故姑從之。未詳兼彈正  
 大弼年月。上杉畧系。武家譜。並載是時。亦從之。又  
 武家譜。先是稱越後守。未詳。姑俟後考。

直江兼續藤田信吉。安田順易等五人叙爵。藩翰譜、逸史  
 新發田治長乞援于蘆名盛隆。構赤谷嶺寨于金澤  
 境。令赤谷左衛門佐戊之。九月。景勝發師。以信吉順  
 易為副軍。途屠赤谷嶺。拔今泉寨。燬之。治長黨所保  
 唯新發田。井地峰。池端三寨耳。景勝命役夫造新路  
 三條。以信吉為殿。收師。治長追躡。信吉反擊。獲首虜



多東國太平記天正十五年七月。景勝率師進攻井地。峯拔之。薄新發田城。敵兵竊內。應于信吉。十月二十八日。治長自殺。焚城而亡。越後悉平。北國太平記、藩翰譜、初治長本書作年甫十五。從謙信于小田原。入蓮池。是宵軍議。謂明日回師。預定部伍。政景定行等諸老皆拜命。治長離次曰。恐不可矣。謙信忿曰。兒奴不恭。治長辟席謹曰。臣請得賜暇。驅入城。爲氏康前鋒。追蹤擊破最易。不踰酒勺川。而賜君之首。在臣掌中也。謙信稱揚度量。更定隊伍。使治長爲殿。武邊、唯、聞書、景勝畧奧羽。視兵于佐渡。屢得捷。境土益拓。藩翰譜、十六年

四月。武家補任任參議。叙正四位下。公卿補任十八年三月。秀吉征伐小田原。景勝及前田利家。毛利秀賴。真田昌幸等。率師三萬。攻松井田城。諭大道寺政繁而降之。行拔倉賀野。蓑輪。厩橋等城。四月。圍松山城。武藏、比企郡、城主上田朝廣在小田原。難波田因幡守。木呂子丹波守。金子紀伊守等。騎兵二千三百防禦。利家自前門。景勝自後門。遠圍侵伐。山林村落以備攻具。守者力屈乞降。爲鄉導。拔四山寨。進攻河越城。亦下之。豐臣家譜、五月。圍鉢形城。城主北條氏邦在小田原。井上參河守。黑澤上野介等爲留後。猪股範

新編 德川實錄 卷一百一十四 十一



直協守。氏邦部下諏訪部宗師據秩父。領白尾城。三  
上外記守田野。範直弟則宗守梁瀨。後虎岡。渡邊監  
物等守根小屋城。各取路于甲。豫守備。景勝與利家  
議。經赤濱海道。自東面。昌幸自榛澤野北。歷前田。陣  
于碓居山。隔荒川。接銃相挑。景勝自南前門。兼續及  
甘糟清長為前鋒。利家利長自東後門進。城東山背  
聳高。遣銃手下瞰縱射。敵失禦備。城背亦險隘。松竹  
叢鬱。置戍。敵夜出襲諸隊。為死傷者多。毛利勝信。眞  
野宗信。郡良列。片桐且元等。亦自拔東上野諸城。而  
來加圍攻。敵力撓糧竭。範直乞降。六月十四日。城終

陷。漫錄、小田原記、尋與利家俱詣笠掛山行營。秀吉無喜色。

利家景勝退。內不自安。探秀吉之意。請屠八王子城。

乃馳圍攻。遂陷之。於是秀吉悅甚。豐臣家譜、秀吉滅

小田原。征伐陸奥出羽。檢量東陸。景勝淹留莊內。使

甘糟清長保酒田城。檢田川郡。置楯岡喜兵衛于大

浦城。又量飽海郡。兵家茶話、十九年二月。九戶政實

據其城而叛。七戶家國。櫛引清長。久慈中務等助援。

秀吉使權大納言秀次。堀尾吉晴。伊達政宗等討之。

景勝與利家自莊內。經秋田。進軍于九戶。又頒兵擊

莊內土寇下之。秋田實季亦率兵赴援。入奥。八月。諸



將與南部信直併軍。圍政實于福岡。地峻絕。接戰累日而不下。殺傷相當。正宗拔佐沼。新獲三千餘人。會加越兵與南部土豪爭鬪。殺傷景勝。利家制止鎮之。事聞。莊內土寇復羣起。襲大梵字城。景勝戍兵禦戰。勢微。棄城而保大浦城。禦備。土寇無魁首。號令不整。推平賀入道善可爲首長。攻大浦城。城固不拔。土寇分據吹浦三碕山險阻。斷景勝利家後路。十月。悉擊九戶城。平之。歸聞土寇要路。擇逞兵。自鳥海山樵路。廻出土寇之背。夾擊破之。景勝與利家抵酒田。陣大浦城北。善法寺山城。中得機掩擊土寇。禽善可。燒殺

之。其族在景勝麾下者。聞敗悉逃走津輕。十二月。景勝與利家議。悉逐餘黨。使川村彥右衛門檢察莊內田。令松本信濃爲大浦城代。下康久爲大梵字城代。川村兵藏。志田胤宗爲酒田城代。回軍于越後。茶話、莊內物。證明之役。從那古耶行營。藩翰譜、續文祿三年正月。進從三位。上杉系圖、武家補任、十月。爲權中納言。公卿補任、今據系圖、武家補任、慶長二年六月。代小早川隆景列大老。實錄、慶長三年正月。徙封于會津。併舊封莊內。食百二十萬石。秀吉殊命予米澤城三十萬石於直江兼續。初秀吉問景勝租額幾可。對曰。凡七八十萬石。秀吉曰。

野史 卷一百一十四 十二



不如意如斯少焉。然則孤大之。乃轉封于會津。實秀

吉忌。景勝累世保國。四民懷服。且佐渡多產金銀。故

奪之。會津舊事雜考、藩翰譜、又諭曰。與羽遺夷。稍殘。如王命。謀

逆樹黨。卿夫就國三年。宜鎮撫境界。藩翰譜、四月。辭權

中納言。公卿補任、八月。太閤秀吉薨。而石田三成與直江

兼續元厚善。乃告以姦謀。又偽造列侯印章。載盟書。

因使兼續密勸景勝。伺釁作難。極言倚重之意。景勝

好勇。知慮淺。心喜其見推。又信多黨。忻然許之。逸史、慶

長四年二月。本多正信來議。實錄、閏三月。景勝與三成

及佐竹義宣會議。逸史、四月。東照官命在阪諸侯。各就

於國。七月。景勝請曰。受封日淺。國制未定。俗漸樹黨

作亂。請巡撫統內。以來春會同矣。乃歸國。落穗集、逸史、景

勝之就國也。兼續議託城郭湫隘。觀地於河沼郡北

曰。城而不便。更相香指原。欲移之。景勝謂。不歷官廳

而私築。恐不可矣乎。兼續曰。先得老職之許狀也。巧

言以解。景勝不察其為謀。強而不問。兼續專列堡障。

脩橋道。庇芻糧。鳩器械。多散金帛。以招士致客。又潛

糾扇四隣。東土囂然。聲聞日達大坂。三成亦聲言。久

不視封。守備廢弛。遂繕城池。具軍實。舊事雜考、石田軍記、十月。

前田利長送其母高畠氏為質。東照宮。景勝聞之。謂

卷一百一十四 十三



曰。利長劣父者遠矣。聞內府來征。未見旗色。未發一兵。送母于江府。可歎恇怯也。況於氏族乎。斯人無幾。與內府家臣齊矣。信吉曰。否。利長弟利政。及德山。長山。碓等皆勇武。何爲不辨之。臣較量利長。素無有叛心。故耻負反賊之名。送母氏爲質。往時有太閤送太夫人於岡碓故事。景勝哂曰。比利長於太閤。雲泥之懸隔也。諺不謂乎。擬鶻之鴉飲水。大德三川志。武編年集成。十二月。三成使島勝猛。朝倉內膳來謂曰。內府戾載盟。專威權。懷諸侯。樹黨。將奪幼君之威。構難遠卻輔佐。且欲伐之。加賀是也。卿又次矣。頃察內府所行。與鎌府

時政不異。侯伯各觸慾忘義。黨之者多矣。古語云。不芟兩葉。則用斧柯。速欲制彼。以致泰平。卿若存忠義。以固盟約。迨明春舉旗。則內府必親東伐矣。乘其間。畿邦及西土列侯群牧。奉幼君。東西謀合夾擊。則大事可成。景勝應諾。期以明年初秋。尋景勝使長尾清七郎。色部主殿助于佐和山。固前約。小松軍記。實錄。慶長五年正月。景勝使藤田信吉往大坂賀正。東照宮召信吉曰。景勝繕城郭。修橋道。多設器仗。疑有異謀。越後以爲舊封。士民多應。我聞諸東道諸侯。如實則天下之變。不可忽矣。汝歸勸景勝西上。可迴無異之計策。



也。乃厚賜遺之。信吉反命。每有軍議。輒固諫。兼續恚欲殺之。信吉盡室走。而景勝異圖之聲聞。偏迨京攝之間。又會津接境。侯伯具狀。或馳族老以報之。東照官令增田長盛。大谷吉隆。諭且促西上。景勝辭以疾。且曰。有故太閤遺旨。修城隍。備器械。以當不虞之變也。山東諸侯會捕群盜。鞠治之。僉曰。會津所誘也。或致之大坂。異聞益臻。宮猶圖無事。使伊奈圖書來趣西上。且詰異謀。景勝嘆喑推託。及疏宮背盟十罪。落穗集、實錄

○大三川志引合戰誌記云。東照宮使伊奈今成。

川村長門來謂曰。足下爲大老之一員。在大坂。佐幼君。聽政事。其分也。然在國不述職。築新城。庇糧仗。對幼君。爲有怨乎。將對大老。奉行爲有憤乎。欲篡天下自立之機已明。又聞界金幣於越後土人。起一揆。爲構憾於秀治矣乎。無異心。則速述職。宜雪異聞。景勝答曰。太閤有遺命云。孤如沒世。則三年居國。修治城壁。專武備。宜鎮奧羽二州。故我守顧命。修備未得全成。今察近國守護人等。爲賊欲逃已罪。構讒間。然無一檢覈。強以我爲反。德川氏不辨我守職。叨起師。勞士民。惟我欲任天運。以決



雌雄耳。今成反命。

四月。東照宮使僧承兌致書於兼續曰。景勝西上淹滯。巷說紛紜。內府危疑。屢遣使開諭。弗聽。我與足下有舊。故意怏怏危懼。築香指原。造津川路。業甚似戾義。黃門如有違言。足下奚不諫。黃門之過。則足下之罪矣。是以內府恠焉。黃門實無異謀。則速誓神靈。而以霽惑。黃門老實。自太閤而來。內府善識察。隣國具狀。似莫陳詞。未聞乎。加賀納言先既辨內府之惑。是則足為前車之戒矣。長盛吉繼嘗與內府密議。柳原康政亦可以託也。其實以黃門拒西上也。請速發途。

可有足下之意矣。所以京攝有異聞者。以下鳩器仗。修

堡障也。夫上杉家興廢。在此一舉矣。請熟圖之。落穗集大

三川兼續作荅書云。京攝之間。有巷說。內府生疑惑

云。京坂且猶紛紜。而況於遠境乎。景勝單弱。得巷說。

頗足稱武。巷說漸自明矣。以西上延滯。巷說起成。未

審其故。迄今既三年。有移鎮之命。未幾述職。去年季

秋就國。是春西上。則有何日可施國政。加之積雪。自

初冬至季春。行旅杜絕。是以考則因西上遲緩。或識

景勝有異謀言之矣耶。又有謂如無異心。則可載盟

書。先是載盟數回。以前盟為非。今復雖載盟。何益之



有。又自大闇在世。知景勝老實。如然則何故信浮說矣耶。景勝毫無有異心。信邪納讒。莫一糾問。決爲謀反。實莫論耳。設令以景勝不疏。則令讒者對理。不然則內府表裏矣。又前田氏以內府慮命之云。可謂仁慈。又增右大刑。屢被內府眷遇云。君有志願。則從來諭告之。紳式於景勝公事也。自往年每事胥議。聞雜說則雖鎖事以可誠。今也不然。豈爲武弁之志矣耶。且非內府之益矣。掘監物非告讒詛之言者。然則式部者忠矣乎。抑姦矣乎。請熟圖之。又卷說云。西上延滯。次鳩兵器云。上國屏士。玩茶香古器。東陸武夫嗜

弓槍刀銃。是地理風質。非敢可恠。縱令雖鳩兵器。景勝不肖。城地褊小。何事之爲。不察事由。而執權柄。可謂盲人不懼蛇。又云。修繕道路舟梁。令行旅無煩勞。乃守護之專務。初在越所造舟梁。今現存。監物等嘗所知也。果知景勝異謀。則久太郎速率兵來伐。何害之有。景勝封地越後。及二野。岩城。相馬。伊達。最上。由利。仙北等。修道路。敢莫與他家異。嘗人皆所識。然監物持畏怖。所愬數條。未詳所爲。請察之。景勝如懷異圖。則國封境塞道路。可爲防禦之備。然卻拓十方街路。十方被攻擊。則何能得禦焉。不料褊小封地。唱妄



說。今難奈之何耳。故不論是非。修造道梁者。使者每到。唯見白河口耳。猶有通輿者。請審問訊之。內府猶有所疑。則命使者檢道路。以賜照察矣。又內府對景勝。不以疎畧。不以食言云。嘗謂高麗不降。則以來年發師。是非食言耶。又晚春修謙信冥福。因政事未終。欲今夏爲西上。故命士卒設武仗。增右大刑發使者云。有逆心卷說。實無異心。則當述職。是內府密旨也。公如不疏景勝。則致讒人之言。嚴屬糾問。懇誠之情。可顯。徒如少婦諭乳兒。以甘言誘之。所不能。雖然。迄昨日。懷逆謀者。以計畧齟齬。不知顏而西上。或結婚。

又增封地。不顧耻辱。而會衆之類。當世之風。亦景勝所不爲。今實雖無不義之企謀。浮說流布於天下。率爾西上。則累世武備。清廉之號。一朝而廢矣。招讒人。不得糾明。則不敢述職也。又藤田能登。奔江府。而西上。可得聞焉。景勝之異變矣乎。內府之薄行矣乎。可任世人浮說。使景勝述職。在內府深慮矣。縱令雖在國。背太閤制令。以數通載書爲棄紙。背幼君。屬內府。雖執天下之權。所我不能也。信讒疑正。是我國家不幸也。雖載書盟約。不足信用。又如京攝卷說。近境皆謂。會津陣。或備兵於城。蓄糧收郡邑質子。設關之雜



說。素無智之所爲。不敢拘焉。雖發使者欲報內府。隣境讒詛不斷。且能登到京師。愬景勝必矣。惟恨國土遠隔。請具以聞。以浮華見。則誠實卻爲虛僞。雖言頗涉誇泰。貴僧能辨黑白。故其所言。我以為實。不耐恐懼。書端云。聞內府東伐。請候其期。以謀焉。大三川志。安民志。合戰誌。五月東照宮獲書大志。藤田信吉亦具狀以聞。東事乃發覺。遂決東征。實錄。落穗集。前田玄以在京師。聞變。如大坂。與長盛議。諫止東伐。弗聽。又長東正家中村一氏。生駒親正等商議。連署以止。東照宮曰。大閤親征薩相。先蹤既明。遂召諸將命之。又問曰。嘗聞有

背灸險路。何如。堀秀治老堀直政荅曰。最險隘。不可無備。宮曰。函關之險。依守將剛弱。何險之有。最上義光進曰。臣聞之麾下。景勝以白川爲餌。殲成於各寨。宮曰。計策何可限。因敵變化。將帥之量也。乃議使佐竹義宣自仙道。伊達正宗自信夫。最上義光自米澤。前田利長自津川。村上義明。溝口宣勝隸之。東照宮暨台德公自白川口。以蒲生秀行。那須七黨爲前鋒。云。落穗集。中興盛衰記。是日山內一豐途謂藤堂高虎曰。彼咸諫止東伐。內府弗聽。是故奚乎。高虎曰。國有逆賊。則徑發擊其未備。如遲緩則城壘堅。糧仗完。兵革鳩。守



備整。則討滅有日。且諫止者。恐有通景勝。景勝必非  
孤單。黨與亦多。是以急警。一豐曰。初直政說險。內府  
弗懌。高虎曰。說敵之利。武畧所不足。是以卻之。睿太  
閤謂。內府軍慮之智識。一豐曰。吾熟視彼言行。神智  
妙算不可測。斯人必有起矣。高虎微笑曰。喧矣。壁有  
耳。相別而去。盛衰記。三川志。大景勝大募會津。仙道佐渡。莊  
內。長井役丁十一萬。新築香指。舊事雜考。兼續監焉。  
六月朔。未成止役。雜考。十六日。東照宮令佐野政吉爲  
大坂西城留後。而發。抵伏見。復命處分。十八日。遂東。  
德川記。逸史。景勝聞來伐議已決。罷香指新築。大會親戚

群臣於毘沙門堂。暇神水盟。盡收庶臣妻孥于會津。  
積以柴薪。殺議。先是兼續適常陸。與佐竹義宣議。勸  
相馬利胤歸。於是曰。與佐竹氏相約。內府到江戶。義  
宣出軍于棚倉。竣君指揮。景勝悅曰。然則諸門守備。  
任方面城主。以前門爲第一。內府父子來。則願我師  
六七分援白川。我亦尋發矣。乃到雲洞菴。毘沙門堂。  
謙信堂前。會統下議軍備。大川古事考。白會者乃福島  
城主本莊繁長。金山城主色部長門。白石城主甘糟  
清長。梁川城主須田長義。猪苗代城主杉原親憲。鮎  
貝城主中條藤資。藤島城主木戶源齋。二本松城主



下條駿河守。大寶寺城主志田修理亮。大浦城主松本伊賀守。森山城主山吉孫二郎。津川城主鮎川帶刀須賀川城主千坂對馬等胥盟曰。方今與內府爭干戈。非敢為私憾。去年負罪於三成。加冤於我。謀害幼君。故我欲伐之。以保四海。莫污我累祖武名。有功者厚賞焉。大三川志、談叢、古事考。議曰。會津一面。大手則常陸國界塚。明神者距會津十四里。白川長沼二城在之間。安田順易。島津月下齋守長沼勢至堂。到背炙嶺下瞰。設石弩於巔上。白川。箕澤。大路。杜塞左靱右靱。嶮岨。決戰于革籠原矣。四方三四里間。伐竹木。燔民

舍。以為之備。又一面自南山口。距會津四里餘。有羽生。鶴生嶮路。不利出兵。故斷仆坂。通路于根子鷹助。歷黑川郡。而出白坂西。使妹川縫殿助。妹川或作五百尾、又作五百川。平林內藏。平林或作平井。兵二千守之。南面背山王嶺。使大關但馬兵二千次橫川驛。繁長及大關青柳等守福島。長義守梁川。今井源右衛門守猪苗代城。益兵嚴備。軍記、大全、古事考、自今井以下、從東遷基業。○會津舊事雜考云。橫川塞路。湛溪水。絕往還通路。僅通鶴淵微徑。巖上構播石。又要令出叡於絲澤。設遠斥兵于山王嶺。夾嶺橫川。如有變則鳴螺



報絲澤。今猶呼曰貝吹峯。

又白川西南有谷田川。深泥長二里餘。當革籠原北西方里許。有西原野。兼續命。中畑浪人蕪木某。埋酒桶二千餘于原野。截逢隈川。湛水於曠野。望之似長河。當革籠原東。有小關山。距白川三里。使中條藤資。長尾權四郎。山本存長。千坂對馬。村上國清。竹俣參河等守之。談叢古事考。繁長伏兵四千于南山口。繁長子滿長率兵四千出蘆野。埃台德公。挑戰佯敗走。入革籠原。與順易等俱返戰。順易為先隊。月下齋次之。加以精兵二萬。國人士豪。四方迎擊之。景勝踰背灸後

勢至堂。從長沼。歷古田川。布馬瀨。迄接戰之半。經關山。小井堀。老野髮。擊公後騎。當是時。藤資存長等橫衝。則公果奔白川西南。墜谷田川深泥。餘兵沉溺。西原野川。繁長臨機尾擊之。常先鋒澁井內膳。驅兵五千。到小井堀。遊行柳。兩營中路。內府聞世子既戰。則涉鬼奴川來。兼續將兵一萬。生兵二萬。自會津山內。歷藍原及那須嶽麓高林。加野原。入田。而出佐久山。大田原之間。常裨將梅津憲忠。戶村豐後守兵一萬。從富田道場宿。涉石井。歷嫗井路。出佐久山。大田原。舉燧相視。與兼續俱夾擊內府。里半之間。山野林藪。



鹵田亦多。敵不諳地理。墮沼澤。陷谿畦。死傷必多矣。於是及內府回師于烏山。千本鬼奴川。兼續憲忠等追躡。則必奔那須湯山。是時義宣發棚倉。抵蘆野口。與內膳及兼續等夾擊。以得捷。故事考、談、兼安民記、

○一說云。景勝分兵議守備。使長尾。篠岡。竹俣等兵一千。守仙道口。本莊。小田。市川等兵八百。守越後口。下康久。志田。修理亮等兵五百。守莊內。兼續。色部。修理。登坂。忠廣。守白石城。本莊。彌二郎。大關。青柳等兵五百。守福島。須田三左衛門兵五百。守梁川。西野入道。道爾。守三春口。并筒女之助。守棚

倉。妹川。雅樂。助。守白川。景勝自出白川。將決戰。會上田兵起。入旗於會津。加援兵于伊達。信夫。最上。以嚴戒。

景勝單騎與二三從士。竊登背炙山。駐馬于這坂嶺。先有仆坂、校量山川形勢。自勢至堂。歷長沼。伊井出。疑是矣。古田川。布馬瀨。關山。小井堀。老野髮。熟視出奇兵。令樵夫爲嚮導。經廻山中。抵堺明神。經鷹助。根子。仆坂。從南山口歸會津。故事考、七月。伊達正宗還國發兵。攻白石城。是時清長妻臥病于會津。危篤。清長令家長。豐野又兵衛。戍牙城。登坂。忠廣。守羅城。私歸會津。會



城中有懷貳者。竊告正宗。二十四日。正宗發軍急襲。縱火于城下。薄堡障。事發不意。又兵忠廣馳急遞報。清長敵軍奪羅郭。忠廣出降。又兵勢竭戰死。城遂陷。會津陣物記三成寄書於兼續曰。越後上杉氏舊國。今更命封黃門君也。請竭心於越國。且有罪者。悉加寬宥。宜復仕焉。三成又遣人於越後。勸宇佐美勝行。齋藤利實。柿碯武則。丸田清益。安田定治。加治資冬等起黨。令掠略郡邑。是役而後勝行得復仕。大三川志是月。東照宮抵小山。台德公進在宇都宮。蒲生秀行及那須。大田原兵爲前鋒。屯氏江。舊事雜考景勝自

帥師軍長沼。分兵守險隘。嚴戒。道上國之變至。東照宮回師。時兼續以兵三萬次藍原。單騎來見景勝於長沼營曰。三成舉兵畿甸。反中。西州附以攻。伏見尾州以西皆起。是則天之時也。內府必不能張營。所屬孛皆在大坂。爲三成所虜。相爭西上。罷勞長途。心神離軀矣。今乘機尾擊。佐竹相馬自東面。三成自西。昌幸父子率甲信兵自入王子。四面合謀夾伐。得利在斯。一舉請疾發師矣。景勝曰。曩我載不貳之盟書。已歛太閤之櫬。今內府因監物誣言。叨起干戈。延領受叛臣之號。辱祖先。乃不孝。故惟防禦耳。彼今措我回



師。我亦收兵。是乃天之道也。然尾擊之。則以舊盟爲虛妄。遺首惡之醜於後世。失信於天下。我甚愧焉。必勿動兵。兼續強請曰。稱首惡者爲我也。內府因天運。如得利。則必先加罰於我矣。是以考則戰與守盟。其亾則一也。不若一舉決安危。景勝作色曰。興廢存亾。是天命之所係也。受不義之名。傳醜於後世。我不爲。汝莫復言。弗聽。大三川志、會津軍記景勝固營猶不退。時宇都宮訛言。景勝大舉追躡。人心危懼。那須黨頗騷擾。淨光公子秀康爲殿。次宇都宮。使人來謂曰。內府西上。留任多暇。士馬咸勦。請與一樂戰。不知君能來乎。且

僕往乎。景勝對曰。拜命之辱。然我自謙信而來。出師必以律。深以乘弊。抵讎爲戒。寡人不敢失墜。公子問於此地。軍須有缺。幸見告。將士之戲。請留待。內府再到。於是訛言乃止。會津軍記、盛衰記八月十日。遂撤長沼營。入白川城。經白坂蘆野。歸會津。正宗亦自白石。入岩手澤。會津軍記先是景勝聞越後土寇與堀秀政村上義明等兵戰。負保津川城。遣奈良澤主殿助等發騎二百赴援。秀政義明兵聞東照宮回師。伏見陷。各退據城。於是土寇益縱橫。縱火蹂躪邑里。二十三日。岐阜陷之事聞山東。佐竹義宣忽變志。遣使於江府陳謝。



布陣于白川口寺山鐘城。先是其老澁井內膳爲會津應援。屯寺山。至此拂陣去。九月朔。東照官發江府西上。事聞。兼續議曰。嘗議內府與我挑戰。則決戰于白川。一舉欲以定雌雄。今東軍多屬而西上。是我不幸也。治部等雖衆多。不能對抗。西師之敗必矣。我會津之爲地也。曠原埃敵無利。秀政等爲先鋒。自白川加賀師自津川口入。則防禦尤難。是謂持而叵戰。內府幸今西上。乘虛發軍於最上。屠上山。長谷堂。谷城。山邊城。薄山形。滅義光。取其城。又奪東根城。徙會津所在老弱婦童于此。大軍雖來伐。堅保米澤東根。以

岩手澤當巽面。羽黑湯殿爲北。以秋田爲後背。則敵必踰險。侵東根。我亦構寨於天童。尾羽澤。小野。清水。新莊。臨機應變。進退首尾應援。則敵厭長圍。必生倦氣矣。乘此弊。諸寨相救擊之。獲勝如指掌。景勝曰。我如伐最上。則秀康自白川。義宣自南關。北道兵攻津川。入城後門。則如之何。兼續曰。使安田順易。島津月下齋保白川口。秀康之力不能敵。又津川口之嶮難。歷五日一旬之間。不可過一萬。先有奈良澤。上倉等在。臣急伐最上。敵倘入白川津川。構附寨於數所。回軍當之。不然則急拔東根。以爲根據。臣嘗巡視與羽



城寨。莫過東根堅固。故寘於此以拒禦。則雖大軍再到。吾奚足畏哉。乃整軍旅。軍會津記堀秀治老堀直政。直清。直寄。及神子田基昌等率兵。二十六日。攻津川城。土寇等及兼續援兵。奈良澤。上倉等屯下田。直寄掩擊。將敗。直政。基昌赴救。土寇酋長齋藤利實。柿碕武則等死之。餘寇走入津川城。直政等進攻拔之。丸田。莊瀬。萬願寺土寇。攻溝口。宣勝于新發田城。宣勝擊走之。加治資冬。竹股越中等與土寇二千圍村上。義明本莊城。義明邀擊。資冬。越中敗死。土寇弭散。景勝令上杉義實爲將。本莊繁長。甘糟清長。津川彈正

等副之。師三萬自津川口入越後。直政等各據城禦

備會津軍記

○最上陣實記云。兼續謂景勝曰。臣聞上國軍起。已到濃尾。內府懷疑。駐旌江府。未踰箱根。不如乘此虛伐山形。以固根帶。景勝思惟曰。今受敵於四面。巷說紛起。聞堀前田入越後津川口。然與義光結兵。堀前田必侵入。如之何。兼續曰。安田島津備白川。津川口嶮要也。以鳥銃二三百固備禦。秀治利勝不亦難。臣如入最上。聞津川難守。壓山形。旋兵能禦戰矣。景勝許諾。以春日右衛門爲先鋒。芋



川修理。上泉主水。村上國清。田村宮内。大關播磨繼之。兼續司中軍。杉原親憲為軍監。兵總四萬。分作五隊。十一日到米澤。

兼續將兵四萬。杉原親憲為軍監。入出羽。颺言曰。盡敵而反。最上義光聞之而懼。設砦二十五處。最上陣實記作四處。自上山達畑屋。

○最上陣實記云。兼續行軍。幡屋城中有春日右衛門朋友約內應。右衛門以告。兼續悅。將兵將圍幡屋。途有谷塚長谷堂城。親憲難曰。幡屋內應。則使春日一部攻之。進諸部於山形可矣。惟恐敵之

計策。誘我師于嶮岨。攻幡屋。欲固備山形城矣。兼續嘗與親憲有卻。不聽。十三日。進攻幡屋。

兼續與色部安長。率步騎一萬三千。欲邀擊義光。到國境畑屋。山形士江口五兵衛守畑屋城。兼續遣人諭降。五兵衛笑。逐使者。是月十一日。實記作十三日。前鋒鐵

孫左衛門實記作春日右。鳴鐘鼓攻城。安長進兵。三

面肉薄而登。五兵衛父子三人力戰。勢屈自殺。城陷。飯田播磨守。矢桐相摸守為後援。到乃城已陷。播磨與相摸議。扶遁亡而引去。兼續兵追急。播磨返騎戰。中銃死。相摸力戰。引餘兵而去。獲首三百五十餘級。轉



戰乘勝取城砦二十二。斬虜三千餘。舊事雜考、石鹿、隨筆、永慶軍記、  
十五日兼續進軍菅澤山。上泉通治軍鬼越。春日右  
衛門軍小山碓。攻長谷堂城。右衛門先登。列竹盾。募  
礦工。穿地道。起井樓。築土阜。砲礮鼓譟。接晝夜。聲震  
林壑。或迸飛衝一樓。壞壁聲響如雷霆。震地。城中婦  
兒譟泣。右衛門乘機破一門而入。守將志村光安。鮭  
延茂綱率逞兵捍禦。屢出衝突。死傷相當。會津裨將  
松本木工助擊光安。進與茂綱戰而死。兼續怒。自督  
一萬餘兵。令上泉通治永慶軍記代右衛門爲先登。  
勵戰終夜。及明日。敵兵未屈。兼續使村上國清。色部

安長。高梨賴治率兵三千。登城背高嶺。連發銃矢。城  
將東根常陸介。新開備前守携兵出後門禦戰。備前  
死之。賴治等遂奪後門外郭。兼續猶在菅澤山。分隊  
縱火。侵掠歷日。景勝又使中山興規率兵四千。攻上  
山。兼續乃使穗村造酒允。笹野井舊事雜考作椎野、  
永慶軍記作椎津、  
或作篠野井、  
今從實記、彌七郎率兵三百屬之。進抵仲山口。中  
路左右岨立。谷間篠竹叢生。路途險隘。里俗呼曰川  
口。上山主將里見越後舊事雜考、實記、並  
作越後子民部、令草川志  
摩兵七百伏叢野。會津兵各隊部分。侵掠邑里。法令  
嚴格。縱隊爲三。二隊芟禾。則一隊爲之警衛。行可三



野史 卷一百一十四  
里進薄上山。兼續亦分兵二千助之。越後及子民部出城禦備。義光亦使坂上紀伊守加援。造酒資性剛勇。先衆勵戰。銃矢既接。日已未刻。興親彌七郎自阜上望敵隊中。紅色號旗起於川口。谷際伏兵齊起。五所砲矢連發。會津兵爲之辟易。崩潰墜崖。谷死傷者多。迨日暮。兼續下令整旅。伏秘以俟。敵兵來戰。造酒揮麾勵衆而進。爲敵坂野彌兵衛被刺。餘衆墜崖死傷。興規等自執槍奮擊。遂迫上山。自十三日。迄十七日。莫日不戰。隊長士卒死亾者多。會津軍記

○逸史作穗村上泉援興規攻上山。守將越後覆

客城下。獲主水造酒。又會津舊事雜考云。穗村。按御

年譜穗村。上泉。川田玄蕃。權野彌七郎四人攻城。

未及列隊。里見民部出襲。不意死者四百八十餘

人。穗村川田等潰走于川口。四人侵戰死。

十八日。兼續忿上山之敗。自督衆令春日右衛門爲先鋒。攻長谷堂。進前路。至二十四日。分部四出。縱火攻掠。取寨七處。獲首三千餘級。下康久率兵三千。踰湯殿山。侵畧村上。殞進後路。達最上川。莊內人力利八郎叛據谷地城。康久攻拔之。到山形西千村塚村。前後相逼。當是時。所在城寨皆陷。所保長谷堂。寒河



江。舊事雜考作康久亦拔塞河江上山。山形而已。上山。長谷堂。入沼。谷地。寒河。左澤土寇群起。欲復谷地。接戰連日不果。義光憂懼。使適子義康如岩手澤。乞援於正宗。正宗諾。自率師一萬五千陣文田。義光亦携師二萬軍稻荷山。實記、會津軍記兼續欲先取長谷堂。戮力於上山。下令部署。謂諸隊長曰。城外湖水不過數町。宜堰留澗流。湛焉。先發斥候二隊。縱火於城下。一隊令覘湖邊。敵見之。濟湖水來挑戰。兼續兵伏秘稍進。將接戰。兼續怒。遣人制止。戰期叵脫。砲矢交發。兼續遣上泉通治制之。通治乃率部下二十騎許馳驅。其他未發。宇佐

美勝行謂衆曰。不屬騎長。恐有後難。乃驅高濱彈正。蓼沼日向等亦進。通治已下騎揮槍。令偵騎退。敵兵三百馳到阻戰。是時。正宗裨將伊達政景等發橫衝。兼續軍在前對敵。死亾數百。接戰半刻許。通治益進。兵死者數百人。兼續怒。使杉原親憲揚兵。通治弗聽。趨前與敵戰死。通治部下大高重隆時奮曰。我上泉氏隊下。同從黃泉。乃力鬪死。前部忽敗潰。死傷者多。骸屍充路。兼續兵股沼大學等下騎揮槍。阻撓正宗軍。迨到隱石而止。是夜親憲率精兵。巡邏城際。與伏兵戰。截堤水流溢。覆沒哇谷。實記、會津軍記



○最上陣實記云。兼續拔諸寨。將攻山形。親憲及大關播磨等皆同議。上泉通治本書作元曰。嘗聞山形城西南漸淤泥。長不及東北險難。石壁堅固。設柵七重。樹櫓二十餘處。最上氏治城百餘年。家士豪強亦多。力攻損傷士卒。已拔幡屋。不踰日而屠。二十一寨。敵必畏縮矣。願養銳以挫敵機。回兵功亦不虛矣。兼續弗聽。通治曰。最上氏既屈我銳兵。請爲上國之計策矣。兼讀作色曰。正宗義光在後。巨論上國是非。今視兵非敢剽敵。爲取山形也。山形地皆所能識。足下不欲。則宜取長谷堂。嘗聞足

下上野。深谷。剛兵也。揮麾麗背標。先登二本木而來。山東兵士憚足下之勇。即今之言。反於舊聞。通治志決必死。親憲凱旋。歎曰。主水苟爲一隊長。離隊伍。特前而投死。雖恨兼讀而死也。違武道。彼設整旅而戰。則不取負矣。在一已暴勇。亡身挫機。非勇者之意云。是日死者四百二十四人。最上伊達兵四百餘人死傷。實記二十五日。兼讀發兵三千。薄長谷堂。先是軍中傳驚曰。上國大事敗。會津使者亦至。命回兵。三軍失色。按實錄兼續曰。聞變潛去。貽嗤於後日。我不忍當



野史 卷一百一十四  
視兵威而去。乃使行人告情且請戰。詰旦鼓衆齊登。奪羅城。乘風縱火於寒河江。谷城見火焰來救。兼續亦焚營。將收軍。城兵及最上伊達兵追躡。親憲以兵禦城兵。兼續督兵屯阜上。連發小手銃。拂敵而還。與義光正宗兵且戰且退。二十九日黎明。兼續下令收軍。  
○會津軍記云。兼續豫期以二十八日。將攻東根城。是日亭午訛言。關原敗。申刻會津飛檄至。而收軍。今按關原戰。是月十五日。報有似遲緩。  
杉原親憲。溝口左馬爲殿。義光聞之。驅兵追躡于柏

倉八幡林。親憲左馬反戰。大破山形兵。

○最上陣實記云。二十八日。陣中風說。上國軍敗。未刻會津飛檄至。促凱旋。殺失色。兼續親憲議曰。每軍有利。以此機。屠長谷堂。取山形在掌中。雖然。敗問至。將引去。徒揚軍。則敵必追躡矣。乃遣行人。謂義光曰。天運不幸。關原之戰不利。因茲我欲明日旋師。請接一槍而別。二十九日。兼續下菅澤山。拔長谷堂外柵。乘外郭。縱火而退。義光正宗發兵二萬八千。到淵川。縱銃而追尾。親憲左馬爲殿。練引而去。兼續督甲兵三千返擊。獲首二百餘而還。



義光正宗混部進到。兼續親憲命縱小手銃雨注。義光前鋒天童城主天童彌七郎兵一千來戰。二本松義國率百餘騎與血戰。遂獲彌七郎。義光怒奮戰。村上國清。芋川縫殿固備于堤上。橫衝敵。兼續馳使促歸。不果。益怒曰。我將死戰。前田利大扣轡制止。揮十文槍。縱橫彼是突敵力戰。山形兵退三町許。親憲率手子銃。登早上連發。利大制戰。與敵相距數町。正宗兵代而追尾。溝口左馬殿死戰。被傷而死。兼續經間路電擊。互退互擊。日已沒。明日分兵作十三段。視勇於敵而歸。

十月朔。兼續計地理。陣山阿。先令步卒去。義光自與步騎交隊伍。驟逐到。時烟霧未霽。山形兵近到。兼續未知。及敵來襲。兼續傳令。轉巨石。縱鳥銃。大破義光前軍。義康窺地理。以爲馬蹄不便。令衆皆步。薄長谷堂。敵亦三面來擊。部下爲之敗績。兼續忿率精騎三百。從早上縱擊卻敵。會日晚。兼續自初發。取寨二十八。獲首二千一百餘。兼續部下死者三千六百餘人。明日回軍於會津。舊軍事雜考。永慶軍記實記。先是下康久率兵二千三百。踰月山嶺。攻白岩城。分兵侵掠郡邑。進抵山形。拔白岩谷地城。深侵入敵地。而聞兼續收軍。欲自



効死救士卒。依義光臣野田內匠乞宥。義光憐惜節義制戰。駐之陣營。松本信濃亦成大浦城。義光誘降。信濃不肯而戰死。康久遂降。義光更稱對馬。兵家茶話實記初義光伐武藤光安。取酒田城。令東禪寺右馬頭守之。有內應。景勝擊右馬頭。拔其城。令志田修理。河村兵藏保之。於是義光欲乘機奪此城。使清水義成率兵五千攻之。修理兵藏出屯最上川堤陰。康久爲先鋒。取漁艇而濟。迎戰。義成患令康久死。步渡久良渡突戰。修理兵藏死者五百餘。軍敗據城。衆踵復合圍。守禦勢屈。遂出降。城陷。舊事雜考、落穂集慶長六年二月。

伊達正宗興師來侵。七日。焚其鄙。本莊繁長擊走之。三月。正宗復攻福島。亦爲繁長所挫。轉濟逢隈川。攻梁川。守將須田長義設四伏。與車猛虎合兵接戰。擠諸河。斬獲數百。會津軍記、逸史四月。正宗分兵備梁川。復赴福島。繁長甘糟清長拒之。松川狙景勝不設備。士皆羅雀而飲。二十五日。正宗乘曉霧濟水。大破之。繁長遁入福島。士皆委棄鎧仗。正宗追尾。多獲首虜。長義聞之。復與猛虎濟逢隈川。破守兵。遂擊後路。悉奪資糧帷幕。福島出兵應之。正宗懼奔信夫山。二十七日。景勝率兵八千。發梁川。抵福島。正宗大駭。周章自取。



徑路走白石。使敬以其旌幟。退自正路。繁長。長義。親  
憲等追躡。大破之。獲首七百餘。僵屍鎧仗。充溢街路。  
二里程。景勝入福島。巡視四境而歸。會津是日戰。諸  
部所獲首一千二百餘級。會津軍記、石田軍記、七月。東照宮下  
令。議征伐奧薩。至是諸州羣牧來歸。賞罰粗決。殆歸  
泰平。景勝特不痿。亦不降。孤立會津。自去年九月。至  
是。與最上伊達抗衡。未墮家聲。東照宮深歎勇武。使  
本多正信說曰。凡是擾亂。因武所發。敢不以爲遺憾。  
非謂謀逆。宜速朝京師。以露信義。對曰。我亦非有恨。  
而發兵構新城者。聞之兼續。歷公裁也。所以對抗。非

敢挾異圖。自輝虎而後。既通信義。於是豈違義哉。乃  
議西上治行。兼續等或諫止。弗聽。曰。寡人已一負。豈  
可復哉。秀康亦媒約之。會津軍記、

○國史實錄。逸史並云。上杉氏自亂既平也。大懼。  
屢因秀康謝罪。於是東照宮納降。使人召西上。今  
按景勝迨亂平。懷大懼之意。謝。先是有所置矣。當  
正宗侵掠封內。親自率兵抗衡之。似有所見。○中  
興武家盛衰記云。因豐光寺兌長老謝罪。或因秀  
康乞降。或東照宮誘降。未詳。

是月。抵伏見。八月。東照宮命削會津。殊封米澤三十



萬石。實錄舊事雜考、會津軍事割予六萬石於兼續。藩翰譜作兼續悉賦分五萬石於同僚諸土。亦分五千石。頒與小祿士庶。自取五千石爲厨料。景勝命拓土田。以一萬石授兼續。會津軍記、及大坂兵起。景勝率兵軍中濱。十一月二十六日。黎明。進攻鷓野堤柵。城兵渡邊尙。井上賴次據柵禦備。景勝裨將安田順易。須田長義等迫戰。賴次禦死。尙與士卒走。獲首百餘級。景勝命截大和川西堤。附柵備銃手。令鐵孫左衛門爲之將。長義順易次之。衆見之。或恠。及日午。城中七隊長。及大野治長。竹田永翁。渡邊尙。木村宗明等兵一萬二千亦

來。長義邀戰不克。敵兵競奪柵二重。長義遂敗。杉原親憲代長義戰。縱銃相擊。順易見城兵阻撓。斜發銃。城兵色蕩。親憲長義亦擊之。斬虜數百。銃聲數震。東照宮馳使番。使堀尾忠晴代。景勝弗從。及再三。景勝瞋目曰。竭力得地。豈讓他人哉。雖君命我弗聽。丹羽長重有議而來。景勝倚机不甲。唯把青竹。對城不敢外顧。甲兵三百圍繞之。長重雖欲言不能。終與景勝兵俱擊城兵。城兵殊死戰。殺傷相當。敵終敗。退保大和川外堤。竟復柵。敵猶駐守。孫左衛門狙橫擊之。禦大和川瀬。二十九日。敵縱火而入。大坂記、秀賴事記、初景勝



望丹羽長重附柵曰。我敢不後。乃命架溝。衆或謂。緩弗果。再令西條治部修架。令漕土豚。掛砲。命期。蠡鳴。可運土豚。城兵初嚴戒。見遲緩。慢侮稍怠。景勝察敵。莫備。遽鳴蠡。漕土豚布柵。先取所運爲塗。明日敵望之。冷肝。濫家手錄。武隱叢話。而後東照宮巡視鷓野口。入景勝營。兼續令銃手對城連發。景勝拜謁。官稱士卒勞。對曰。似兒戲。何勞之有。落穗集。軍終。召親憲。長義。孫左衛門。賜感章及服。藩翰譜。落穗集。迨夏兵起。留護京師。次入幡。夏翰譜。元和九年三月。薨。年六十九。武家譜。上杉系。舊事雜考。法名宗心。號覺上院。畧考。系。謚。子定勝。

定勝。字喜平次。元和九年二月。叙從四位下。任侍從。稱彈正大弼。武家譜。武家補任。五月。襲封寬永三年秋。任左近衛權少將。正保二年九月。卒。年四十三。畧考。補任。法名隆心。號大上院。畧考。系。謚。定勝嘗與祿于家人。猶有不滿之色。左右恠問。對曰。諸士雖勵勉。我愧賞祿之不足。居常在國。上三層樓。觀臣庶演舞。極盡華麗。事聞東府。大老土井利勝曰。定勝非常之人矣。必有所置。他日可得而聞焉。迨定勝適東府。一夜訪利勝。利勝問演舞。對曰。寡人雖國小。奕世臣士。不亦爲黻。故悉叵認得。且世屬泰平。憚閱兵。擬作演舞。豫以爲備矣。



利勝又召定勝老千坂高信勸爵。謂曰。足下得良主。  
手錄雜話子綱勝。字喜平次。承封。叙從四位下。任侍  
從。稱播磨守。嚴有公賜諱字。立爲永式。寬文四年卒。  
無子。養吉良義央子景倫爲嗣。事頗違法制。幕府命  
滅封邑之半。賜十五萬石於景倫。階官家式。莫一貶  
黜。尋景倫賜諱字。稱綱憲。叙從四位下。任侍從。稱彈  
正大弼。元祿十六年。老子吉憲嗣。割一萬石。予弟勝  
周。列侯籍。  
吉憲。叙從四位下。稱民部大輔。襲封。任侍從。治所米  
澤城下紺屋町。有梵刹。稱耕澤寺。有侍者。年幼。縱火

焚院宇。捕而糾問之。非爲賊心。以令衆人騷擾。爲一  
時娛耳。雖然國有制。不可宥。糾吏以告。吉憲曰。幼稚  
所爲。非有賊心。代焚如之刑。以火箸夾火。可誠焉。手錄  
藻鹽子宗憲嗣。卒。弟宗房嗣。又卒。弟重定嗣。叙從四  
位下。任侍從。稱大炊頭。召細井德民於尾州。聽講讀。  
悔過自新。明和四年。老。一家驕奢自止。專修武備。重  
定初擢森平右衛門爲小姓隊長。居九年。佞奸面諛。  
四民衰弊。室老竹俣美作。憤激極諫。重定誅平右衛  
門。美作爲元老。國民安集。翁草引米澤子治憲嗣。  
治憲。小字直丸。秋月種美二男。明和三年。叙從四位



下稱彈正大弼。續藩翰譜明和四年嗣任侍從。初爲適子時。聞國民困窮。歎曰。我如繼家。則爲貧民一助矣。及嗣立。以適子資料充食服。迎細井德民。瀧長愷。澁井孝德等。每常聞講讀。尊敬耆舊。在國則召故老。咨訊舊事。翹楚篇安永元年二月。江府大火。第亦延燒。報至時。治憲召德民及詞客於城下法音寺。賦詩賞豫。聞變遽歸城。群臣驚駭。特美作自若曰。火災不足以爲異。諸氏皆然。臣再造府第。乃誘德民而歸。治憲甚以爲憂。士民困窮多年。加以火災。何用惠焉。終夜廢寢食。明日。德民出慶火災。且曰。公家大幸。是時運也。諸

臣危怪。治憲亦異。德民告志。君臣悅服。治憲學藉田法。定田一町餘。親自盛服入泥。三鋤以爲矩。老臣而下皆然。終業。供祖廟。賜酒于田。佐藤文四郎代農戶耕作。被簑笠。假厩馬。運糞培養。至秋穫。頒賜諸農。農舉感戴。以爲種子。諸士各被簑笠。荷鋤。新開墾山野荒田。斯年城郊數里間。盡作膏壤。諸老各被笠。廻視。治憲亦巡檢。携酒。自把眉尖刀。抽樽面。自酌勞。穉美作爲之監。諸士請伐材木於莊司平山。總一萬。歷日二旬餘。美作起臥草蓆。送輸經會津。領津川。廻東海。達江府下。諸士卑隸。及農工各自請到江府。再造



府第。美作聞諸士請開墾田。泣下曰。我欲自把鋤。城中一日不可缺。乃使其子友彌代赴耕。友彌被簀笠而出。家長某曰。老臣被簀笠。出入邸第。恐不可矣。美作叱曰。苟執國政者。爲國家竭身力。乃老臣之職也。令汝爲家長。甚危。深誠之。爲修府第。使封內匠工往。命道路限八日程。祇六日而到府。又命一兩日姑息。以可起業。祇不俟期直起。諸士或入山采石。各自轉運。造橋梁。築隄。湛水。歷三年而後建倉廩五處。農民運輸穀。納以備饑年。又栽桑漆楮木於醜地。以資國用。美作時巡視。自餉勞士民。翁草引賢行錄安永六年。撫綏

歲九十以上老人。賜食服。各有差。召其子姪給仕之。從父重定。俱視撫愛。自給仕父不懈。資性至孝。重定好申樂。治憲爲父學之。爲恒舞之。翹楚篇老臣千坂對馬。色部修理。府老。俗云。江戶詰。須田伊豆。士隊長長尾兵庫。清野內膳。芋川縫殿。平林藏人連署愨曰。頻年家事不正。邑民乖離。美作好佞。與黨者多。專文黜武。多害政事。請禁文修武等數章。安永九年春。七人強請。罷美作職。遂卻其徒。健訟益薄。治憲閱揭帳。多不明之言。諭誠期他日。不服。乃檢問數章。所申理不備。苟以係興廢。乃迎重定於牙城。胥議。重定開諭令弭去。



猶不退。再三而退。命止美作及小性隊長。近臣四人出仕。以避嫌疑。猶探美作舉動。有忠而無私。乃竊訪跟問。僉曰。美作莫敢爲私奸佞。政治協道。人心敬服。對馬修理伊豆稱病不出。於是召美作商議。以伊豆縫殿爲魁首。刺腹。其餘五人論罪。罰黜有差。草翁天明四年。歲饑。奧羽殊甚。治憲命厚撫育。猶稱疾在國。迄十月。撫綏備至。稱瘳。述職。東府居邸前。栽多菽。每花盛開。設筵。召家士。上下縱觀。各與酒食。賞豫。躬自亦詠歌吟詩。慰勞其勤務。翹楚天明五年。老號鷹山。續譜文政五年三月。卒。年七十二。法名文心。號元德院。

謚號 治憲建興讓館於米澤城下。德民書建學大意以獻。尙古禮。擢俊秀二十人。教誨諸子於館中。又擇上足十人。殞鄉里。教導。民咸悅服。勵農圃。勤孝悌。園爲空。又設武館。練修武伎。擇師九十人。期日教勵。就學者二千七百餘人。治憲在國。時巡視。或有孝子。給田園賑恤。連年不絕。一里姥欲報德。自紡績織布。附村吏獻之。治憲感以爲著服。翁草引或巡視國中。老婦刈禾。治憲躬自下田刈禾一段。從者各刈輸之。婦舍。治憲謂婦曰。設製菜。我亦食之。數日老婦製菜。盛舊盒來獻之。治憲謝以白銀。而召諸老割食。誠曰



野史 卷一百一十四  
寡獨非彼而已。宜屬意於治下。每就國。必按部。統下庶氏爭先來。如大旱待雨。士民輯和。國郡富饒。或入與讓館。行長幼之禮。雖室老子弟。自洒掃。下至工商。日出得聞講讀。或泣下曰。吾儕賤民。得聞君子之道。敬舉悅服。一年米澤大旱。美作憂懼。斷食七日。請土地神祈雨。士民各爭從。俱祈雨。殆數百人。天沛然興雲。雨濺四境外。治憲命盛。握飯于長櫃。送供神。以頒胙於衆。翁以重定子治廣爲嗣。治廣嗣立。子孫襲封侯。

直江兼續。越後人。樋口兼光後裔也。武邊父某稱

與三右衛門仕上杉氏。爲管薪吏。兼續美而皙。景勝悅寵遇之。老臣直江大和死而無嗣。命承其後。改今族。稱山城守。長而有材氣。遂列爲老臣。紳又兼武。言行超人。度量宏濶。書聞石田三成在伏見。謀不軌。特憚東照宮。密欲謀之。以謂對德川氏者景勝耳。餽其心。莫若於兼續。乃求與兼續通音問。一日微雨淒涼。三成迎兼續。密語曰。匹夫而卷舒四海。微賤而乘青雲。大丈夫之所志也。我被太閤恩澤深厚。如在世莫論耳。千歲之後。舉兵欲試運於一時。惟所憚者內府而已。如之何則可矣。兼續亦嘗有謀慮。意竊悅。謂善



哉。治部倒內府。而掌握四海。則我亦戕景勝。而管領東州矣。雖然上杉氏有越後。殆二百年。士民荷德日久。我雖戕景勝。士民怨弗從。不如使景勝遷封於他邦。而後舉事件。荅曰。恐事不成。夫內府深智英雄。得封山東八州。且氏鄉明勇爲親姻。領會津。卿若欲謀內府。先可殮氏鄉。氏鄉殮則嗣子幼稚。託罪逐會津。使景勝移鎮其趾。而後起兵東伐。我誘景勝夾擊。獲之必矣。三成甚可之。文祿四年。勸瀨田正忠。鳩氏鄉於茶室。尋誘其老蒲生鄉治。潛予印書。使專國政。是以鄉治還國。跋扈。且入右衛門數挫之。爲刺客所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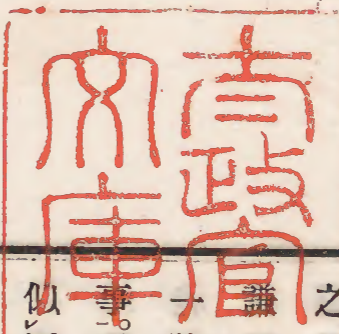
蒲生鄉成。稻田數馬等。與鄉治相諍。對理于伏見。鄉治取印書爲証。故宥其死。沒收食邑。幽之肥後。加藤清正遣之朝鮮。慶長三年。託其罪。貶氏鄉子秀行。遷封宇都宮。使景勝徙會津。兼續頌米澤城。食三十二萬石。是歲。太閤秀吉薨。京伏不靖。兼續勸景勝築城于香指原。景勝難之。兼續曰。去年秋。臣以聞大老奉行。已得上裁也。乃大繕治會津七口城寨。事聞畿甸。會藤田信吉亡命。懣曰。景勝作亂。於是關原事起。聞書。景勝聞最上義光起軍。令兼續。色部安長率兵一萬三千赴擊之。抵最上領畑屋。兼續遣人誘降畑屋



城主江口五兵衛。五兵衛乾笑。逐卻使者。兼續前鋒。鐵孫左衛門。鳴鉦鼓進戰。不克而退。安長率兵合圍三面。五兵衛父子三人。力盡自殺。城陷。義光使飯田播磨守。矢桐相模守後援。途聞城已陷。播磨猶進。中銃而斃。相模與兼續兵接戰。收餘兵而去。義光臣志村光安守長谷堂城。入沼谷地。寒河左澤土民樹黨群起。侵掠邊邑。士民騷擾。義光乞救於伊達正宗。景勝亦遣上泉通治等兵一萬促戰。屯陣于六處。兼續時率兵八千。距長谷堂十町餘。敷陣于菅澤山。九月十六日昧爽。乘霧薄長谷堂。發喊蟻附。守將光安奮

勵禦戰。是夜城兵襲春日右衛門陣。縱火健鬪。死傷者多。右衛門僅脫走菅澤山陣。山形裨將鮭延茂綱出城與兼續戰。被創而去。兼續將追尾。光安傳令固備。不追而止。義光亦欲擊兼續。率師一萬七千。張營相挑。數日。迄關原敗問至。兼續夜收兵而還。義光兵追躡。兼續返擊。屯山腹。夜將明。烟霧四塞。不辨咫尺。義光麾下各手格鬪。中軍稍踈。兼續轉兵。縱銃手急掩擊。義光熬氣力擊。義康遙望。策馬來俱血戰。部下驅聚。兼續察不可克。纏兵而去。手下死者六百二十三。獲首一千五百餘級。永慶軍記當東府鑄金之時。伊達





正宗懷新金視衆。群侯星列。兼續亦陪坐。正宗取視  
 之曰。珍貨也。兼續披扇一間。弄見如羽子。正宗意謂  
 謙遜。乃曰。把手亦不妨。兼續正席曰。我苟爲上杉氏  
 一裨將。嘗聞把麾之手。不觸鄙物。咄聞兼續謁力戎  
 事。干戈旣戢。能以文籍自娛。或賦詩曰。春雁似吾吾  
 似雁。洛陽城裏背花歸。又織女惜別詩曰。二星何恨  
 隔年逢。今夜連牀散鬱胸。私語未終先灑淚。合歡枕  
 下五更鐘。紳書

野史卷一百一十四終



